

二〇〇七年第三期总第一二三辑

上海文史资料选辑

金山卷 上册

政协上海市金山区委员会
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编



上海文史资料选辑

金山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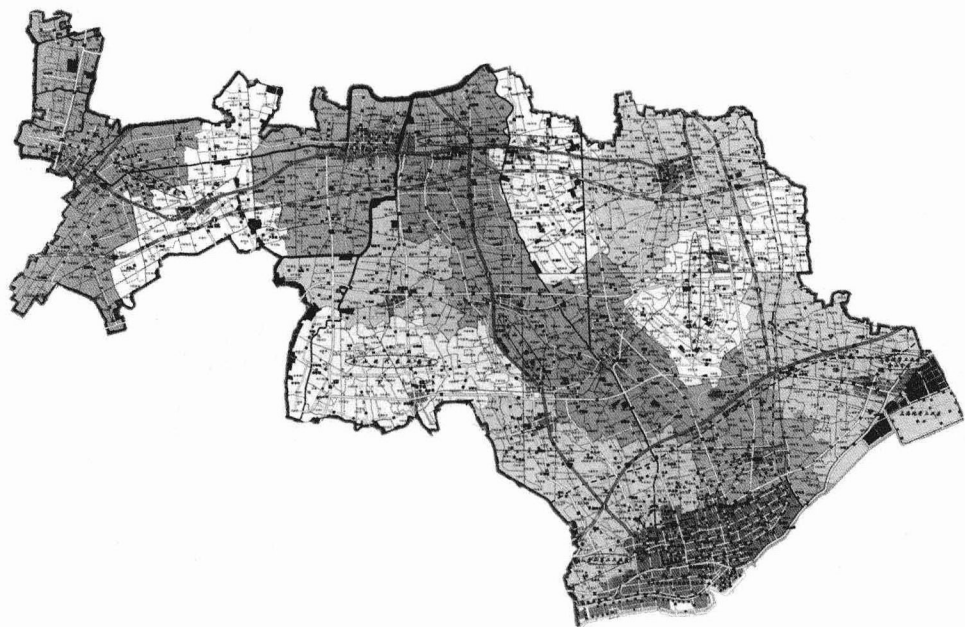
上册

政协上海市金山区委员会 编
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 编 钟修身 沈效良

副主编 蔡又新 陈金龙

诸连观 陈汝南



金山卷

上海文史资料选辑（金山卷）
（2007年第3期，总第一二三辑）

出版：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
印刷：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
发行：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（上海市北京西路860号）
（上海市殷高路23弄28号）
出版日期：2007年1月

国际标准刊号：ISSN1000—6109 定价：72元（上、下册）
国内统一刊号：CN31—1229

目录CONTENTS

上册

■ 序 言	沈效良	1
-------	-----	---

第一篇 历史沿革话变迁

■ 金山海岸古今谈	陈积鸿	4
■ 金山水系今昔	陈积鸿	13
■ 金山海塘史实	陈积鸿	19
■ 碧海中的金山三岛	陈积鸿	30
■ 建置简述	马昌焯	36
■ 金山境域内的古县城	朱炎初	43
■ 古城沧桑六百年	徐伯勤	49
■ 金山区境集镇兴衰纪略	马昌焯	54
■ 水乡泽国话桥梁	春生、友林、余华	60
■ 记枫泾铁路的一段往事	陈杰	71
■ 宋代金山水军	朱春生	73
■ 金山卫学	何戎马	79
■ 萌芽时期的亭林新学	沈毅	84
■ 漫话金山盐场	朱春生	86
■ 从典当、钱庄到银行	管甫霖	94

■ 金山酿造业史话	管甫霖	100
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第二篇 烽火岁月忆当年

■ 抗倭斗争史话	管甫霖	108
■ 从“五四”到“北伐”金山人民斗争纪实	管甫霖	112
■ 金山农民运动	管甫霖	117
■ “肖室”与“恽斋”	于畏言	123
■ “枫泾暴动”始末	顾复生	124
■ 土匪肆虐张堰镇	张兆赢	126
■ “天下第一军”的崛起和衰亡	永良 仁夫 熊光	133
■ 日寇罪行罄竹难书	蔡仁甫	141
■ 金山军民英勇抗击日寇	蔡仁甫	147
■ 通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海上交通线	张金根	152
■ 两浦支队纪实	张金根	157
■ 建立金山人民新政权	王瑞云	161
■ 解放金山战况简述	张忠梁	165
■ 两股残余匪特被歼记	彭俊钧	167

第三篇 文化繁荣探渊源

■ 灿烂的金山史前古文化	陈积鸿	172
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■ 金山古今诗词选	(唐) 船子和尚等	180
■ 明代金山的书画艺术	陈积鸿	189
■ 金山卫城隍庙、孔庙合记	曹明哲	196
■ 松隐华严古塔	严宗元 潘晋元 陆百川	200
■ 游秦山忆笔	吴醒中	205
■ 五龙禅寺及紫藤	蔡瑞英	208
■ 杨维禎与铁崖松	聂勤元	212
■ 赵孟頫与子昂碑	聂勤元	215
■ 东林寺今昔	蔡瑞英	217
■ 恰似髫龄思绪烟雨中——朱泾怀旧	叶 岛	222
■ 漫话金山庙会农市	管甫霖	227
■ 南社与金山	陈积鸿	232
■ 金山农民画	陈积鸿	242
■ 蕴涵魅力的黑陶文化	陈 韡	255
■ 踏着时代节拍的故事之乡	诸连观 管甫霖	259
■ 金山的戏剧曲艺和民间艺术	胡林森	264
■ 金山绽放影视文学奇葩	胡林森	273
■ 体育赛事	金惠生 黄 萍	277

序 言

金山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上海地区最早的县治就建于此。沧桑变幻，现处海边的古冈身可以作证，曾是耸立在平畴沃野上的大金山，已成了波涛汹涌大海中的岛屿；那碧波万顷、烟雨迷茫的柘湖，也已成了郁郁葱葱的良田。先民创造的文明，在马家浜文化、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得到充分体现；亭林等处遗址的出土文物，展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！

这块古老的土地，曾经历过风雨的洗礼，有着光荣的传统。明朝初年，闻名遐迩的金山卫已屹立在祖国的东部海疆，抗倭名将戚继光、俞大猷率部与入侵的倭寇进行了英勇的斗争，其光辉业绩永载史册。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、肖楚女和陈云等，亲临金山指导革命，使这里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，先后发生了“枫泾暴动”、“新街暴动”，留下了壮烈的篇章。日寇的入侵给金山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，金山军民奋起反抗，浴血奋战，无论是抗登陆战斗，还是枫泾守卫战，都给日军以猛烈回击，并予其重大杀伤；沦陷时期的斗争更是一波接一波，金山人民的爱国主义行为让人感奋不已。所有这些，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，成为激励大家奋勇向前的精神财富。

金山的文化源远流长，随着时间的推延，各种文化的传承、发展、创新，闪发着熠熠生辉的光芒。这里有灿烂辉煌的书画艺术，从张观、沈度、白蕉到孙雪泥等，一代代艺术家都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墨迹；客居金山的艺术大师张大千，也遗存一批早期作品于金山。这里有江南水乡特有的风情，民俗古朴；名桥、古树、石碑、寺院等名胜撷英，让后人感受岁月的流逝和丰富的历史内容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这里成了全国闻名的故事之乡、农民画之乡和黑陶之乡，更使人品味浓浓的

序 言

文化底蕴，呼吸淳朴无华的文化气息。

这里又是人才辈出的地方。这一方水土养育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人士，有天文学家、数学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、翻译家、土壤学家等等，也有不同年代的革命志士和抗日将领，他们对国家、对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，是金山人民心目中的楷模，并引以为自豪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金山的过程中，各行各业的劳模、先进人物不断涌现，犹如蓝天中璀璨的群星，闪烁着光芒！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金山的经济建设飞跃发展，各项社会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，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，农业生产进一步解放，国有、集体、民营多种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。撤县建区，使金山优势突现，资源得到有效整合，经济更加发展，环境更加优美，社会和谐，人民安康，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。一个美丽、富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金山正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

在《上海文史资料选辑（金山卷）》出版之际，我以真挚的感情回首往昔，展望未来，与大家一起分享建设金山的快乐。在这里，对此书史料收集、整理撰写和编纂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。

沈效良

二〇〇六年十二月



第一篇

历史沿革话变迁

金山，上海的西南门户，出海要津。

金山，是上海最早的县治所在地。史载秦始皇实行郡县制，建海盐县时，县治就设在金山，因“海滨广斥，盐田相望而命名海盐”。当时海盐县范围很广，包括今奉贤、金山及浙江省的平湖、海盐。何以县治设金山，可能与金山的地理位置重要及经济相对发达有关。南北朝时，胥浦、前京二县县治亦在金山境内。

金山，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海防要塞。三国时有青龙战舰出入，吴越王钱镠曾筑城戍守，宋时设水军，明建金山卫，清置金山营，军事地位可见一斑。1937年日本侵略军就是从金山卫海滩登陆，最后导致上海沦陷的。

金山是上海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。沧海桑田数千年，昔日海滨斥卤之地今日已成黄金海岸线。

金山海岸古今谈

——金山海岸的变迁

□ 陈积鸿

如今站在金山海边，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，人们也许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一片富饶的滨海平原，是上海地区经济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。

杭州湾是一个喇叭形的海湾，海水受其外宽内窄地理条件的约束，形成威力强大的涨潮流，是我国著名的强潮海湾，也是钱塘江的出海段。钱塘江古称“浙江”，古时还没有“杭州湾”这个名称，其出海段只是比江身更宽一些而已。据明正德《金山卫志》所记“故老相传”：当时站在金山岸边，当天气晴朗之时，可以看到南岸的炊烟，“鸡犬之声相闻”。而今两岸相距已达50余公里！沧桑巨变，就是伴随这个喇叭形海湾形成过程造成的。



大金山近景

古沙冈——第一条海岸线

杭州湾北岸就是长江三角洲的南缘。远古时代，长江南岸沙嘴向东南伸展，在到达今杭州湾中的滩浒山时，与钱塘江北沙嘴相接，形成上海地区第一条海岸线，因其高出附近地面，古人称之为“冈身”。冈身在吴淞江以北有5条，以南有3条。宋绍熙《云间志》载：“古冈身在（华亭）县东70里，凡三所，南属于海北抵松江（吴淞江），长100里，入土数尺，皆螺蚌壳”。3条冈身，自西而东名为“沙冈”、“紫冈”和“竹冈”。最古老的一条即“沙冈”，也就是最早的海岸线，位于今马桥、邬桥、胡桥、漕泾一线；北接吴淞江以北的太仓、外冈、方泰一线，东南进入今杭州湾。其胡桥至漕泾见龙桥的一段，上世纪70年代前尚存在，由于其高出地面，历来被当作道路行走，俗称“沙积路”。



漕泾古冈身遗址

可惜在70年代后被陆续挖沙，充作建筑材料，最后成为一系列渔塘。仅沙积村沙港桥北100米处尚存一个沙墩，由于上面建有农民房屋才得以保存。长40米，宽30米，表土15厘米以下为泥沙夹层，30厘米以下尽为白色蚌壳砂。经专家鉴定确认为古沙冈的遗址，经碳14同位素测定距今6400年，证明金山在6000年前已经成陆。

由于长时期人类活动的影响，吴淞江两岸所有冈身早已荡然无存。沙积村的冈身遗址是全市硕果仅存的一处，它是首条海岸线的实物见证，弥足珍贵，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。

东晋海岸线

第一条海岸线形成后，又经过4000多年，“竹冈”以东已有陆地涨出，到公元4世纪即东晋时期，金山海岸大致起柘林以东至今杭州湾中的滩浒山，折向西南经王盘山、贮水陂，再向西至海盐的澉浦。

王盘山原来在海边，是一个重要港口，东晋王朝曾在此屯兵戍守。宋绍定《澉水志》载“后海变洗荡……王盘山邈在海中，桥柱犹存。淳祐十年（1250年）犹于旁滩潮里得古井及小石桥、大树根之类。验井砖上字，则知东晋屯兵处”。而今其距金山海岸已达23公里之遥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金山沿海及靠近冈身的高亢地区，先后出土查山马家浜文化遗址（属新石器时代中期），亭林良渚文化遗址（属新石器时代晚期），在戚家墩出土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遗址。这表明在第一条海岸线以内的平原上，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有人类居住，并形成聚居的村落。据绍熙《云间志》记载：“金山城在县（华亭）南八十五里，高一丈二尺，周围三百步。旧经：昔周康王东游镇大海遂筑此城，南接金山，因以为名”。相传此城初名“东京城”，后因纪念康王改称“康城”。南朝梁天监年间析海盐县建立前京县，县治就设在此，改称“前京城”（《舆

地纪胜》)。五代时吴越王钱镠重筑后称为“金山城”。

据《金山卫俞氏家谱》所附东晋永昌元年(322年)康城水兵参将黄庭熙绘制的《吴郡康城地域图》所示,青龙江自小官镇(今金山卫)向南抵钊山(今金山岛)西北与东西向的“金山浦”相汇,向东折南通过钊山东侧至滩虎(浒)山出海;上官塘镇西由“濮淤江”向南与金山浦相交后直达海口。康城北青龙江畔有元帅府,3条大河之旁遍设关卡;有濮淤镇、临海镇等市镇、村庄和庙宇,甚至还有船厂。康城内外有人口6万余。

秦统一中国以后,废分封制、立郡县,于秦始皇二十六年(前221年)建立海盐县,其县治就设在今金山山阳境内的柘山(今称甸山)附近,是上海地区最早建立的县治。秦末汉初由于县治所在地陆地坍陷为“柘湖”,海盐县城移于武原乡(今平湖境),结果在东汉永建二年(127年)又坍陷为“当湖”(今平湖城东),再移至“故邑山”下,至东晋咸康七年(341年)又坍入海中,最后移至“马皋城”,即今海盐县治。

唐初至元初岸线

东晋以后,海水动力条件出现变化,来自东南方向的海流直冲王盘山。滩浒以西至澉浦岸线开始坍陷后退。王盘山首当其冲,最先入海。其西南的“贮水陂”亦相继沦海。明天启《海盐图经》载:海盐“东南五十里外之贮水陂与所谓九涂十八冈三十六沙,旧为限海者,尽为巨洋”。至唐初(8世纪)内坍近10公里。而在西南部陆地坍陷的同时,本市东部陆地却在继续向东延伸。这时的海岸线,西起澉浦,东北经望海镇、宁海镇至滩浒山折北,经金山东南5公里余处斜向东北与本市东北段岸线相接,进入上海地区。

这时,滩浒山至澉浦岸线已呈向北凹进的状态。滩浒山由于岩体的保护,且处于顶冲流的后面,仍然屹立海岸,其北侧陆地在

其波影保护下仍与金山相连。五代时曾在梁前京城的基础上修建海防要塞金山城，同时设周公墩。乾隆《金山县志》载：“周公墩，距金山不十里，当潮势奔猛处。盖古人筑以戍兵防海”。因此周公墩即处于海岸上。

唐开元、天宝年间沿海曾设立澉浦镇、望海镇、宁海镇等军事重镇。据明天启《海盐图经》记载，宁海镇，唐天宝十年（751年）置，元时陷于海；望海镇，唐开元五年（717年）置，去县（海盐）十五里，岁久沦于海，又宋《武原志》载：“绍兴初，知县陈深于海上五里建望月亭，今仅二十年亭基宛在水中。每岁海岸洗荡数尺，（海盐）县治去海无三百步”。

至唐末五代，在东南激流不断冲蚀下，海岸已退至金山脚下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苏州东南至海岸钊山四百五里”。明确指出五代时钊山（即金山）已位于海岸上，其东侧有青龙江通海，金山就成为太湖流域一个重要港口，北宋时还有福建航商来此贸易（正德《金山卫志》）。而滩浒山虽尚在海岸上，但其两侧泥岸已严重削进，仅有狭长沙堤与陆相连。北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大潮灾，金山东南土地陷海，滩浒山、滩浒关同时沦入海中，金山西南部海岸后退12里又60步。政和四年（1114年）中秋“大风雨海溢，海潮直扑营盘山（即今浮山）下”，金山东侧11个村庄及定海市均为海潮吞没（均据《金山卫俞氏家谱》摘抄资料）。金山因其本身岩岸和滩浒山波影的保护，才得以屹立海岸达300年。

至南宋初期，杭州湾北岸海岸线，西南起澉浦，经望月亭、宁海镇、故邑城南，至金山南麓，东北与长江三角洲新涨岸线相接，进入南汇境。

此时，杭州湾喇叭形海湾已经形成，海水动力条件大大增强，金山海岸全线严重坍进。南宋隆兴元年（1163年），金山西侧大片土地陷海。东侧由于滩浒山已经沦海，金山失去屏障，岌岌可危。营盘山（为金山南面一峰）在这次海灾中首先入海。乾道二年（1166年）

夏，金山南麓东西两侧又有沿海村庄及万顷土地沦入海中。

南宋淳熙十一年秋，海啸，金山西北、金山浦以南大片土地沦海，康城一片汪洋。淳熙十三年（1186年）秋，又一次大潮灾，连岛沙堤被切断，金山终于沦为海岛。位于金山北麓距山5里的康城（即东京城）也在这时沦海。金山沿海在春夏之交常有海市蜃楼出现，其内容多为城墙、街道、桥梁之类，老百姓以为是坍没在海中的东京城又显露出来了，父老相传，至今仍把海市蜃楼称为“显东京”。还流传“坍东京，涨崇明”的古老民谣，可见这里确有一个东京城坍入海中。

金山沦海以后，金山主峰与北峰之间继续遭到海潮的强烈冲刷，至元代已成为露出海面的两座山，自此才有大、小金山之分。两峰之间就形成了一道海峡，史称“金山门”。海流在通过金山门海峡时，由于受两山约束，潮位升高，流速增大，产生强烈的向下淘蚀作用，逐渐冲刷出一道海底深槽，名为“金山深槽”，向西延伸至卫七路前，使金山近岸形成一片广阔的深水区。

宋末元初，金山东部海岸起于“华亭东南七十里的戚滢”（据《云间志》），相当于今滢缺东南2.5公里处；中部距今金山嘴约4公里；西部距金山卫城1.1公里，形成中部向海突出，两侧和缓收进的岸线形态。

明至现代海岸线

元代以后，来自“金山深槽”的急流，参与了对岸线的破坏。明代中叶，南汇海岸有沙嘴向南延伸，来自东北方向的贴岸海流受到南汇嘴挑流影响，并与深槽急流构成合力，其势凶猛，使金山海岸在明嘉靖以后受到海潮强烈顶冲。随着南汇嘴逐渐向南延伸，顶冲点也不断向西移动，金山海岸随之出现自东向西坍进的局面。

一、东部岸段 嘉靖中期，顶冲流直冲滢缺一带，海塘多次

溃决，海岸3次内移，自明万历至清雍正初150年内坍进约1公里，自柘林至漕泾之间坍成一个大缺口。查《上海历史地图集》，这个地方在明代以前只有“戚漕”而无“漕缺”之名，可见“漕缺”的含意就是“戚漕坍成的缺口”。《何刚续筑海塘记》称：“自柘林堡延袤而西，数里为漕泾，中间地势凹进，是名“漕缺”。海岸坍进，使漕缺成为港口。钱龙锡《漕缺捍海石塘记》说：“漕缺者吴郡渔舟入海采捕处也……春夏百贾蜃集”。清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年）还在漕缺设立过最初的上海海关。至康熙、雍正年间，漕泾镇南海塘外明代设立的海防堡墩胡家港堡、东新墩、西新墩及其附近滩地盐场相继沦海。乾隆《金山县志》载：“自金山嘴以东尽浦东场境，旧并有沙滩可作灰场，今海潮冲洗殆尽矣！”

乾隆初期，顶冲点向西移动，东部海岸开始反坍为涨，到光绪初期海岸已回到明代末年的地方。光绪《松江府续志》附海塘考证：“今龙王墩外土塘南里许，有石塘孤露沙滩，……海潮大汛犹到此滩”。据乡老言：“此系明崇祯年方郡守所筑”。所指即明崇祯七年至十三年由松江知府方岳贡所筑的石塘。至民国初期东塘（即雍正初期所筑石塘，塘顶今为沪杭公路）外已有0.5~1.5公里滩地。其间虽有时有所冲刷，而总趋势是逐渐淤涨的，今漕缺剖面。0米线已距东塘3300余米，杨公庙剖面为1450米。

二、中部岸段 金山沦海以后，在金山之北形成一道犁形凸岸，称为“金山嘴”。其顶端正对金山，两侧和缓收进，岸线与元大德海塘基本一致。海塘外尚有滩地、盐场。明景泰三年（1452年）在金山嘴的顶端建有海防设施金山港营。乾隆初期海潮顶冲点已集中在金山嘴附近，金山嘴东部陆地和金山港营随之沦海。清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元大德塘坍毁，遂大力加强海塘工程，建石塘，三面包土，塘外再筑外护土塘和玲珑坝，但至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金山嘴已完全消失，只在那里留下一个地名。《金山县志》载：“金山嘴旧突出海中，势如犁状，今海潮日益啮进，

沙滩冲洗殆尽，海舶可直抵塘下”。又在第八卷兵防中称：“向来捕鱼船俱从滌缺口出海，今海潮侵噬，金山嘴渐可泊舟，捕鱼者不下滌缺矣”。

海潮自东向西冲刷，随着金山嘴犁形凸岸不断被蚀，泥沙却在其西部不断堆积，使“金山嘴”逐步向西移动。乾隆年间在今金山嘴正南的犁形凸岸消失的同时，却在金山卫东南的青龙港两侧，出现了一个新的犁形凸岸。其主体部分在今戚家墩的南方。清嘉庆、道光年间又逐步遭到冲蚀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至十七年（1837）外护土塘戚家墩以东段及以西段先后被毁。“戚家墩”是明代设立的海防烽火墩台，也随之入海，移建于海塘之内，今也仅剩地名。至光绪年间，这个犁形凸岸也被冲消失。而在金山卫南滩地上却又出现了一个规模较小的犁形凸岸，被称为“金山滩嘴”，顶端在今卫三路前。

三、西部岸段 金山卫南岸段，由于柘湖自南宋封闭海口以后加速湮塞，青龙港流量降低，海潮内侵加剧，岸线被蚀向内凹进。乾隆《金山县志》描述清前期海岸是“东接金山嘴，西接浙江乍浦，东西皆突，此方独凹”。元大德五年（1301）北宋皇祐海塘溃毁后，海岸后退2里又60步（相当于1.1公里），重筑新塘，即元大德海塘，雍正二年戚家墩以东全线溃毁，仅剩此段，建国后称为“老金山塘”。乾隆《金山县志》称“塘去城二里”，但据实测，仅距金山卫南门0.35公里。

明成化八年（1472）重筑海塘时，堵塞了青龙港出海口后，海岸反坍为涨。正德《金山卫志》称：“自成化筑此塘后，通海诸港日就湮废而海沙渐积成洲，潮汐不复冲塘矣！海舶设有至者，当搁浅牢不可动”。该志又载：“（金山卫）南至海两里”，即至正德年间已有0.5公里滩地形成。但自雍正末期以后受顶冲流影响，沙滩外侧又被冲刷。乾隆《金山县志》载：“今自青龙港以西，旧有沙滩渐为海潮洗刷，至裴家弄左右，潮势冲击尤甚”。而戚家墩海岸有个转折，与波浪方向形成夹角，海流夹带的泥沙在转角处堆积，至嘉庆年间形